

新編諸子集成續編

中華書局

中

說

校

注

新編諸子集成續編

# 中說校注

張沛撰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說校注/張沛撰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3.7

(新編諸子集成續編)

ISBN 978-7-101-09156-4

I. 中… II. 張… III. ①哲學理論-中國-隋代②  
《中說》-注釋 IV. B241.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013347 號

責任編輯:石 玉

新編諸子集成續編

中 說 校 注

張 沛 撰

\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0¼印張·2 插頁·230 千字

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3000 冊 定價:32.00 元

---

ISBN 978-7-101-09156-4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#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出版緣起

新編諸子集成叢書，自一九八二年正式啟動以來，在學術界特別是新老作者的大力支持下，已形成規模，成為學術研究必備的基礎圖書。叢書原擬分兩輯出版，第一輯擬目三十多種，後經過調整，確定為四十種，今年將全部出齊。第二輯原來只有一個比較籠統的規劃，受各種因素限制，在實施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，有的項目已經列入第一輯出版，因此我們後來不再使用第一輯的提法，而是統名之為新編諸子集成。

隨着新編諸子集成這個持續了二十多年的叢書劃上圓滿的句號，作為其延續的新編諸子集成續編，現在正式啟動。它的立意、定位與宗旨同新編諸子集成一脈相承，力圖吸收和反映近幾十年來國學研究與古籍整理領域的新成果，為學術界和普通讀者提供更多的子書品種和哲學史、思想史資料。

續編堅持穩步推進的原則，積少成多，不設擬目。希望本套書繼續得到海內外學者的支持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二〇〇九年五月

# 前言

## 一 王通與中說

王通，字仲淹，生於隋開皇四年（一），河東郡龍門縣萬春鄉（今山西省萬榮縣通化鎮）人。王氏先祖爲太原祁人，後因永嘉之亂，隨晉室南遷，僑居江左（今江蘇、安徽中部一帶）。王通六世祖王玄則，仕宋歷任太僕、國子博士，人稱王先生；五世祖王煥曾任江州刺史；四世祖王虬因南齊蕭道成代宋，於建元元年（即魏太和三年）奔至北魏，任并州刺史，始家河汾（現山西運城地區）；三世祖王彥曾任同州刺史，因北魏永安之變（二），退居河曲（今山西河津）；祖父王一（一說名傑）曾任濟州刺史；王通父王隆，隋開皇初曾以國子監博士待詔雲龍門。王通爲王隆第二子，少年早慧，十五爲人師，十八歲秀才高第，次年任蜀郡司戶書佐、蜀王侍讀。仁壽三年春，赴長安見隋文帝，上太平十二策，不用而歸。自大業元年居鄉潛心著述，大業九年，修成王氏六經（又稱續經、續六經），並收徒講學。此後朝廷（仁壽三年、大

（一）一說生於北周靜帝大象二年。文中子世家稱「開皇四年，文中子始生」，後文又稱「開皇九年，江東平。銅川府君歎曰……文中子侍側，十歲矣」，前後矛盾，蓋「十歲」爲「六歲」之誤。

（二）魏武泰元年，胡太后鳩殺明帝，爾朱榮起兵，殺胡太后、幼帝元釗及王公臣民二千餘人。永安三年，莊帝誅殺爾朱榮。參見魏書孝莊紀、魏書爾朱榮傳、北史爾朱榮傳。

業元年、十年、十一年）與地方多次徵召，均辭不就。大業十三年五月甲子，王通病逝於家，終年三十三歲，門人私謚爲文中子。

王通著述現僅存中說與元經。今本元經疑係僞作（一），不足爲信；中說本爲王通門人記錄，經王凝整理（貞觀五年前），由王福時編爲十卷（時在貞觀十九年至二十三年），大約於唐初成書，而後刊行於世。

王通生前即有「王孔子」之目，其學後世譽爲「河汾道統」。但因隋書無傳、續經佚失、中說竄亂，世人於其人其書或指其舛誤，或責其淺妄，信而不從者有之，從而有間者亦有之，褒貶紛紜不一，遂成千年學術公案。哲人已逝，吾誰與歸？正本清源，原始要終，請從中說始。

## 二 中說大義

中說一名文中子。宋人阮逸（三）序稱：「大哉，中之爲義！在易爲二五，在春秋爲權衡，在書爲皇極，在禮爲中庸。謂乎無形，非中也；謂乎有象，非中也。上不蕩於虛無，下不局於器用，惟變所

（一）邵氏聞見後錄卷五：「世傳王氏元經、薛氏傳、關子明易、李衡公問對皆阮逸擬作。」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二十：「文中子元經都是假的，中說內有幾條假的。」章太炎國學講演錄：「元經一書，真僞不可知。」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，第一四九頁）

（二）阮逸，字天隱，福建建陽人。逸平生著述，有易筌六卷、文中子注十卷、王制井田圖等。參見宋史職官志五、樂志、儒林傳（二）、方技傳下。

適，惟義所在，此中之大略也。『中說』者，如是而已。『清人汪縉在汪子遺書中稱：「亘古今、橫四海而無弗在焉者，中也；修之則吉，悖之則凶，此文中子指要也。」近人謝無量曰：「文中子學說，以執中爲要，故其書曰中說。」』

「中」之說既如上述，以下復論「文」之義。國語周語下記單襄公言：「忠，文之實也；信，文之孚也；仁，文之愛也；義，文之制也；……經緯不爽，文之象也。」可知文乃人之文，是爲人文。人文顯於三代，而大備於周。孔子曰：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」（論語八佾）子畏於匡，曰：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（子罕）王通曰：「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，……元經可不興乎？」薛收曰：「聖人達而賞罰行，聖人窮而褒貶作。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。」出告董常，董常曰：「仲尼沒而文在茲乎？」（王道篇）與孔子心意相通。按易說卦：「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」禮記喪服四制：「仁義禮智，人道具矣。」是則人文與人道同義。人居天地之中，故人道又稱中道。易繫辭上：「天地設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。……乾坤，其易之緼邪？乾坤成列，而易立乎其中矣。」王通曰：「氣爲上，形爲下，識都其中，而三才備矣。」薛收問三才之蘊，王通曰：「至哉乎問！夫天者，統元氣焉，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；地者，統元形焉，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；人者，統元識焉，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。」（立命篇）薛收問：「聖人與天地如何？」曰：「天生之，地長之，聖人成之，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。」問易，

〔一〕謝無量：中國哲學史，上海中華書局，一九一六年，第四六頁。

曰：「天地之中非他也，人也。」收退而歎曰：「乃今知人事修，天地之理得矣。」（魏相篇）所說本此。「聖人成之」，意同易賁卦彖傳「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」；此聖王事業，即所謂王道。薛收曰：「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。」秉持斯文，所以建有皇極。尚書洪範：「皇極：皇建其有極。」孔安國傳：「太中之道，大立其有中。」蔡沈注：「極，猶北極之極，至極之名，標準之名，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。」是知皇極即中道，亦即王道。董常問：「子之十二策奚稟也？」曰：「有天道焉，有地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此其稟也。」又曰：「十二策若行於時，則六經不續矣。」董常問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仰以觀天文，俯以察地理，中以建人極，吾暇矣哉，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。」（述史篇）又曰：「所以然者，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。」（關朗篇）所謂「周公之事」，即製作禮樂以化成天下，故人文根本在禮。王通曰：「禮得而道存矣。」（魏相篇）「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。」（事君篇）居家不暫捨周禮，曰：「先師以王道極是也，如有用我，則執此以往。」（魏相篇）斯文在茲，故曰「文中」。王氏弟子，可謂善述人志矣！

### 三 中說之王道論

王通一生志行王道，其大端有五：曰封建，曰井田，曰世卿，曰肉刑，曰至公。

（一）封建。房玄齡問郡縣之治，王通曰：「宗周列國，八百餘年；皇漢雜建，四百餘載；魏晉已降，滅亡不暇。吾不知其用也。」郡縣之政，其異列國之風乎？（事君篇）又曰：「四民不分，五等

不建，六官不職，九服不序，皇墳、帝典不得而識矣。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，終危邦也。」（關朗篇）此其提倡封建之例。

（二）井田。王通曰：「人不里居，地不井受，終苟道也，雖舜、禹不能理矣。」（關朗篇）又稱晁錯：「率井田之序，有心乎復古矣。」（周公篇）此其主張井田之例。

（三）世卿。王通自云：「吾於禮樂，正失而已；如其制作，以俟明哲。必也崇貴乎？」（禮樂篇）見牧守屢易，謂薛收曰：「三代之興，邦家有社稷焉；兩漢之盛，牧守有子孫焉。不如是之亟也。無定主而責之以忠，無定民而責之以化，雖曰能之，末由也已。」（事君篇）此其稱道世卿之例。

（四）肉刑。王通謂薛收曰：「夫廢肉刑害於義，損之可也；衣弋綈傷乎禮，中焉可也。雖然，以文、景之心爲之可也，不可格於後。」（事君篇）此其贊成肉刑之例。

章太炎嘗言：「總計三千年來，主張封建、世卿、肉刑、井田者，曹元首、王船山、王琨繩、李剛主、李德裕、鍾繇、陳羣、王莽、張子厚九人而已。」（二）似不知九人之外，尚有王通在。又李贄在藏書卷三十二儒臣傳德業儒臣中譏諷王通曰：「彼其區區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，以井田、封建、肉刑爲後世之必當復，一步一趨，捨孔子無足法；然則使通而在，猶不能致治平，而況其徒乎！」按王通有心乎復古無疑，然即如太炎所說，主張封建者「除王莽外，或意有偏激，或別含作用，固不可盡斥爲

（一）章太炎學術史論集，傅傑編校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一九九七年，第二三頁。

頑固「二」，王通主封建、井田、世卿、肉刑，意在蕩除六代積弊，豈徒發好古之幽情也哉！何以知之？以其標舉至公。

（五）至公。王通曰：「議其盡天下之心乎？昔黃帝有合宮之聽，堯有衢室之問，舜有總章之訪，皆議之謂也。大哉乎，併天下之謀，兼天下之智，而理得矣。我何爲哉？恭己南面而已。」（問易篇）「議，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，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。」（禮樂篇）又曰：「夫能遺其身，然後能無私；無私，然後能至公；至公，然後以天下爲心矣，道可行矣。」（魏相篇）此其標舉至公之例。

#### 四 中說之教化論

王通復古，非唯古是尚，實以復古之名推行改進之實。易繫辭下：「通其變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」易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」王通曰：「通其變，天下無弊法；執其方，天下無善教。」（周公篇）理路一如。賈瓊問：「太平可致乎？」王通曰：「五常之典，三王之誥，兩漢之制，粲然可見矣。」（問易篇）又曰：「唐虞之道直以大，故以揖讓終焉，必也。有聖人承之，何必定法？其道甚闊，不可格於後。夏商之道直以簡，故以放弑終焉，必也。有聖人扶之，何必在我？其道亦曠，不可制於下。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周公所爲乎！」（天地篇）是知法無一定，雖三代之法，未必盡適用於今日，故折中於周

〔一〕章太炎學術史論集，第二二至二三頁。

禮；然王道不可驟及，乃以兩漢之制爲階，循序漸進，一變至於兩漢，再一變至於三代。此亦孔子「齊一變至於魯，魯一變至於道」之意。故曰：「二帝、三王，吾不得而見也，捨兩漢將安之乎？……終之以禮樂，則三王之舉也。」（天地篇）「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，終危邦也。如不得已，其兩漢之制乎？」（關朗篇）「三代之法，自是王道之正；兩漢之制，實爲帝制之變。」薛收問：「帝制其出王道乎？」王通曰：「不能出也。後之帝者，非昔之帝也。……其雜百王之道，而取帝名乎？其心正，其跡譎，其乘秦之弊，不得已而稱之乎？政則苟簡，豈若唐、虞、三代之純懿乎？是以富人則可，典禮則未。」（問易篇）又曰：「君子之於帝制，并心一氣以待也，傾耳以聽，拭目而視，故假之以歲時。桓、靈之際，帝制遂亡矣；文、明之際，魏制其未成乎？太康之始，書同文，車同軌，君子曰『帝制可作矣』，而不克振。故永熙之後，君子息心焉，曰：『謂之何哉？』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。」又曰：「元經興而帝制亡矣。」（問易篇）薛收問：「純懿遂亡乎？」曰：「人能弘道，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？」（問易篇）變今反正，名曰復古，實爲開新，此之謂「弘道」。

弘道由乎教化。賈瓊問：「『富而教之』，何謂也？」王通曰：「仁生於歉，義生於豐，故富而教之，斯易也。」問：「淳漓樸散，其可歸乎？」曰：「人能弘道，苟得其行，如反掌爾。……興衰資乎人，得失在乎教。其曰太古不可復，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，詩書禮樂復何爲哉？」（立命篇）按孔子適衛，曰：「庶矣哉！」冉有問：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富之。」問：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教之。」（論語子路）此「富而教之」一語所本。王通以爲「仁生於歉，義生於豐，故富而教之，斯易也」，「仁生於歉」與「義生於豐」兩句互文，即「仁義生於豐歉」之意。按管子牧民：「倉廩實則知禮節，衣食足則知榮

辱。淮南子齊俗訓：「夫民有餘即讓，不足則爭，讓則禮義生，爭則暴亂起。」論衡治期：「讓生於有餘，爭起於不足。穀足食多，禮義之心生；禮豐義重，平安之基立矣。……爲善惡之行，不在人質性，在於歲之饑穰。」王通「仁生於歉，義生於豐」之語本此。雖然，貧而樂道者有之，富而不仁者有之，豐歉固非善惡根本也。孟子以爲「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，然後驅而之善」，否則「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」（孟子梁惠王上），此亦「富而教之」之意；然又曰「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」，「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」（告子上），則以「性善」爲教化根本，「富」但爲其助緣，所謂「不富無以養民情，不教無以理民性」（荀子大略）。王通雖稱仁義生於豐歉，然以性爲五常之本，故曰：「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。如不得，斯無性者也。」（魏相篇）亦以「性善」爲教化之本，而以豐歉爲觸機。其曰「仁生於歉，義生於豐，故富而教之，斯易也」，不失儒家本色；「興衰資乎人，得失在乎教」，「其曰太古不可復，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」云云，亦由此轉出。

在王通，詩文爲教化之具，如禮樂然。薛收問續詩之義，王通曰：「有四名焉，有五志焉。何謂四名？一曰化，天子所以風天下也；二曰政，蕃臣所以移其俗也；三曰頌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；四曰歎，以陳誨立誠於家也。凡此四者，或美焉，或勉焉，或傷焉，或惡焉，或誠焉，是謂五志。」（天地篇）李百藥與論詩，子不答；百藥退謂薛收曰：「吾上陳應、劉，下述沈、謝，分四聲八病，剛柔清濁，各有端序，音若墳簞，而夫子不應我，其未達歟？」薛收曰：「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：上明三綱，下達五常，於是徵存亡，辯得失；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，君子賦之以見其志，聖人采之以觀其變。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，是

夫子之所痛也，不答則有由矣。」（天地篇）王通亦不滿六朝文章，以爲「古之文也約以達，今之文也繁以塞」（事君篇），曰：「文者，苟作云乎哉？必也濟乎義。」（天地篇）又曰：「言文而不及理，是天下無文也。」（王道篇）此後陳子昂、李白標榜風雅，元結、白居易推崇詩教，韓愈、柳宗元提倡古文，蓋皆乘此而來。後人謂王通開李唐一代文教（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十五宋文帝），不亦宜乎！

## 五 中說之聖賢論

主持教化者，惟聖與賢。然有道不必在位。王通絕意於當世君臣，於是稱說前代聖賢，以明治道所在。其稱魏孝文帝：「太和之主有心哉！」賈瓊曰：「信美矣。」曰：「未光也。」（述史篇）稱兩漢「七制之主」：「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？其役簡，其刑清，君子樂其道，小人懷其生，四百年間，天下無二志，其有以結人心乎？終之以禮樂，則三王之舉也。」（天地篇）但云其有大功而不言其德，且曰：「吏而登仕，勞而進官，非古也，其秦之餘酷乎？」（事君篇）「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……此非天也，人謀不臧咎矣夫！」（述史篇）「封禪之費非古也，徒以誇天下，其秦漢之侈心乎？」（王道篇）即使上古三代聖王，亦有不足：「唐虞之道直以大……其道甚闊，不可格於後。夏商之道直以簡……其道亦曠，不可制於下。」（天地篇）獨於周公、孔子拳拳服膺，略無間言：「卓哉，周孔之道！其神之所爲乎？順之則吉，逆之則凶。」（王道篇）「吾視千載已上，聖人在上者，未有若周公焉，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，後之爲政，有所持循。吾視千載而下，未有若仲尼焉，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，後之修文者，有所折中矣。」（天地

篇》孔子以布衣而爲萬世師表，故王通尤鍾情於孔子。嘗遊孔子之廟，作歌曰：「大哉乎！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兄兄弟弟，夫夫婦婦，夫子之力也。其與太極合德，神道並行乎？」王孝逸問：「夫子之道豈少是乎？」曰：「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，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，成我者夫子也。道不啻天地父母，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。吾子汨彝倫乎？」（王道篇）及見天下沉濁，中國云亡，乃慨然以聖人自任，曰「千載而下，有紹宣尼之業者，吾不得而讓也」（天地篇），以九年之功，「續書以存漢晉之實，續詩以辯六代之俗，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，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，正禮、樂以旌後王之失」（禮樂篇）。聞隋煬帝之敗，歸而善六經之本，曰：「以俟能者。」（問易篇）嘗歎：「仲尼之述，廣大悉備，歷千載而不用，悲夫！」仇璋問：「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？」曰：「先師之職也，不敢廢。焉知後之不能用也？」（關朗篇）繼往開來，此教化之大者。董常曰：「夫子自秦歸晉，宅居汾陽，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。」（王道篇）王氏既歿，杜淹問王凝：「續經其行乎？」曰：「王公大人最急也，先王之道布在此矣。天下有道，聖人推而行之；天下無道，聖人述而藏之。」（關朗篇）可謂解人知言。

## 六 中說之經學論

王通有道無位，故述而不作，發明先人遺訓，續爲六經。事君篇王氏自稱：「吾於贊易也，述而不敢論；吾於禮、樂也，論而不敢辯；吾於詩、書也，辯而不敢議。」此其續經宗旨，亦其治經方略。王氏深於六經，如立命篇載：

門人有問姚義：「孔庭之法，曰詩曰禮，不及四經，何也？」姚義曰：「嘗聞諸夫子矣：『春秋斷物，志定而後及也；樂以和，德全而後及也；書以制法，從事而後及也；易以窮理，知命而後及也。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，不學樂無以知和，不學書無以議制，不學易無以通理。四者非具體不能及，故聖人後之，豈養蒙之具耶？」或曰：「然則詩、禮何爲而先也？」義曰：「夫教之以詩，則出辭氣，斯遠暴慢矣；約之以禮，則動容貌，斯立威嚴矣。度其言，察其志，考其行，辯其德。志定則發之以春秋，於是乎斷而能變；德全則導之以樂，於是乎和而知節；可從事則達之以書，於是乎可以立制；知命則申之以易，於是乎可與盡性。若驟而語春秋，則蕩志輕義；驟而語樂，則喧德敗度；驟而語書，則狎法；驟而語易，則玩神。是以聖人知其必然，故立之以宗，列之以次。先成諸己，然後備諸物；先濟乎近，然後形乎遠。亶其深乎！亶其深乎！」

王通言六經旨趣與進學階次，與前人不盡相同，蓋其深造自得語。劉炫與之談六經，終日不竭，王通曰：「何其多也！」炫曰：「先儒異同，不可不述也。」通曰：「一以貫之可矣，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？」（周公篇）王氏自云「不雜學，故明」（魏相篇），又曰：「學者，博誦云乎哉？必也貫乎道。」（天地篇）道盡在六經，故以經爲本幹，而以傳注爲旁支，稱「史傳興而經道廢矣」（周易篇），曰「春秋之失，自歐、向始也，棄經而任傳」，謂范寧「有志於春秋，徵聖經而詰衆傳」（天地篇），又云：「蓋九師興而易道微，三傳作而春秋散。」賈瓊問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白黑相渝，能無微乎？是非相擾，能無散乎？故齊、韓、毛、鄭，詩之末也；大戴、小戴，禮之衰也；書殘於古、今；論失於齊、魯。」賈瓊曰：「然則無師無傳可乎？」曰：「『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』；『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』。必也傳又不可廢也。」（天地篇）

漢儒有棄經任傳，宋儒或捨傳求經，皆各執一邊，未能中道而行。傳以傳經，故經不可棄；經由傳傳，故傳不可廢；此王通之特見卓識。

王通之學以儒爲宗，然亦有取於老釋諸子，以佛道百家之言發明周孔大義。嘗謂司馬談「善述九流，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」（周公篇），又曰：「安得圓機之士，與之共言九流哉？」（周公篇）或問佛，曰：「聖人也。」曰：「其教何如？」曰：「西方之教也，中國則泥。軒車不可以適越，冠冕不可以之胡，古之道也。」（周公篇）又曰：「齋戒修而梁國亡，非釋迦之罪也。」（周公篇）程元問：「三教何如？」曰：「政惡多門久矣。」曰：「廢之何如？」曰：「非爾所及也。真君、建德之事，適足推波助瀾、縱風止燎爾。」（問易篇）讀先祖皇極讜議，曰：「三教於是乎可一矣。」弟子問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使民不倦。」（同前）按易繫辭下：「黃帝、堯、舜氏作，通其變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」神而化之，使民不倦，此聖人之道。或問聖人之道，王通曰：「無所由，亦不至於彼。」問「彼」之說，曰：「彼，道之方也。必也無至乎！」（天地篇）又曰：「凝滯者，智之蝥也。」（魏相篇）按華嚴經如來現相品第二：「入佛所行，智無凝滯。」論語子罕：「子絕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」是以佛典參證儒經。又如告賈瓊：「仁生於歉，義生於豐，故富而教之，斯易也。古者聖王在上，田里相距，雞犬相聞，人至老死不相往來，蓋自足也。是以至治之代，五典潛，五禮措，五服不章，人知飲食，不知蓋藏，人知羣居，不知愛敬，上如標枝，下如野鹿。何哉？蓋上無爲，下自足故也。」又曰：「其曰太古不可復，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，詩書禮樂復何爲哉？」（立命篇）則以老、莊、管、墨之言贊明儒門教化本旨。擇善而從，不失環中，斯可謂「圓機之士」矣。